



陨落梦想，是最美丽的梦幻



陨落

施 蕾  著

yunmeng

.....天劫月逝※梦伤

没有猜错的话.....

他已经明白这段命运的关键了

是什么？

没有得到回音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陨落梦想，是最美丽的梦幻

陨落

施 蕾 著

yunmen

天劫月逝※梦伤

没有猜错的话.....

他已经明白这段命运的关键了

是什么？

没有得到回音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陨梦 / 施蕾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07.10

ISBN 978-7-207-07360-0

I. 陨… II. 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7722 号

责任编辑:王裕江

装帧设计:施 蕾 meimei 美每

陨 梦
Yunmeng

施蕾 著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
邮 编 150008
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

电子信箱 hljrmcbs@yeah.net

印 刷 黑龙江神龙联合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253 000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07-07360-0/I·987

定 价 25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、赵景波

序

施蕾的爸爸是我在黑龙江时的老同党——黑龙江省国民党革委会党员，其交情甚笃。前些天相见，施先生提及家人，对女儿学业溢于言表，并将其女儿小说稿予我，有嘱我作序之意。这使我想起那胖胖的、活泼、聪明、伶俐，无拘无束，“爷爷”“爷爷”地叫个不停着实令我喜爱的小女孩。一晃十几年，小女孩已长大成人，如今已是黑龙江顶尖高中——哈尔滨市第三中学二年级的学生，且有洋洋二十几万言的作品，魔幻小说《陨梦》即将出版，真是令人兴奋，故欣然应允。

记得小施蕾很爱玩，常常贪玩而听不到叫她吃饭，长大些常常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屋里看她的“闲书”，废寝忘食。这常遭到父母的指责抱怨。可施蕾“我行我素”沉浸于自己喜爱的书中，一读书则“忘乎所以”，且做自己的梦，写作就是她的最美的梦。其实，玩是孩子的天性，孩子是玩中长成，在成长中玩，由于中国的应试教育，孩子的玩已少了又少，这极不正常。对素质培养与养成极其不利，对社会发展就更不利，我以为作为家长不要怕孩子玩而是教他们玩。

说到玩，就涉及玩什么，怎样玩。话很简单，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小事，而至关孩子的一生。这话听起来有点玄，确实不可小觑，主要的就在于我们常说的会玩。爱玩而不沉湎，在学中玩，在玩中学，就是会玩。只有玩，才有梦，才有追求，才能为自己的梦努力。施蕾爱玩而不沉湎于玩耍，她的玩——看小说，写小说；玩电脑，但不贪恋网络游戏，用电脑设计图画，书稿中的插图就是她自己设计完成的，书的封面、封底亦

是她的创作。

施蕾是要选择报考理工科大学的,但爱读小说、写小说,这是她的兴奋点,应该算是“业余”爱好,是她爱玩的玩意儿。这玩不仅使她的生活丰富多彩,且也使之有积极的人生态度。科学与艺术似不相干的领域,可我略知许多成绩斐然的著名科学家都有很高的艺术修养。虽然很难说明在一个科学家身上这二者是怎样相互作用的,但起码二者并存不会不起激发人创造精神、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奋发向上的工作劲头儿。

《陨梦》是一部典型的新小说,是当下青少年很爱读的那类魔幻读物,虽然不对我这老年人的欣赏,但确是当下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时尚小说。小说描写了羽朔与濛月的纯洁爱情,表现了魔界、人界、灵界三界中爱不论在哪界都是永恒的、不可战胜的。这部小说结构、情节安排、人物塑造都是成功的,尤其对真善美的开掘表现了她那颗青少年女孩纯洁心灵,小说充满了少女特有的天真与浪漫,幻想与追求,思索与探求,想像与审知,以及 80 后这代人具有的思对人生、对美诉求。但这毕竟是初创的成果,小说的稚嫩是可见的,《陨梦》作为一个业余创作,作为中学生的处女作,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。

我还是说教育工作者的话作为序的结束:少年儿童不在于成功的结果,而在于成绩被社会、被他人给予肯定的鼓励,确立其自信。祝愿施蕾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努力中将来为社会有所贡献。

周铁农

二〇〇七年五月



目录

『壹』 命运的牵引 ➤ 1

『貳』 中断的记忆 ➤ 70

『叁』 注定的劫数 ➤ 120

『肆』 定夺的结局 ➤ 189





“……世界上本就没有对错，所以，无论做了什么，只要不愧对自己的心，就是好事……”

过去的话语不经意地出现在耳边，脚下，是不归的轮回路……

即将远去了。却不想回头。因为，我怕，一旦回首，又是段割舍不掉的牵牵挂挂。

“……让我忘了你是谁，忘了这一生的痛苦……”

话语依然敲打在耳边……

头不欲回，却忍不住落下最后一滴泪水。

“……不管经历过怎样曲折的悲欢离合，结局既已注定，便已无路可逃……”

我看到了……那是我们今生，所有的回忆……





陨梦

.....※天劫月逝※梦伤

『壹』命运的牵引

如果没有当初那凝叶如火，
如果没有此刻的擦肩而过，
如果没有那时银发下的目光灼灼，
我们，会不会是另一种生活？
摇头，望尽天涯，
当存在的一刻起，其实世界上就已没了如果……

——命运将他们会聚，不管相遇是否意味着分离。当时，因懵懂而轻狂……

魔界的天空总是这么昏暗。灰黄色的压着这个世界，沉重得让人似有些透不过气。风里夹带些朦胧的潮湿，让人的心思也跟着风一起恍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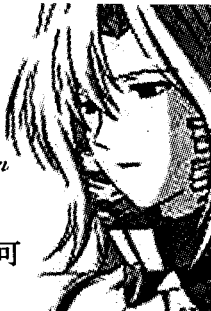
岩浆之海幻蜃浆上，红色的波浪奋力地奔腾，它们翻卷，为了挣脱海的束缚。绚烂，带出空气中缕缕波纹。

——平静背后的惊涛骇浪。

长发在风中跳舞，这时这地，在我心里总是最安静的时段。这样的安静总会让人有欲望去思索些无边无沿的事，匆匆地想过，再匆匆地忘记。

宛如仓促的梦境。





望着天地,天地本是眼中最熟悉的东西。毕竟已相看了十八年。可是这天这地包围的简单而清晰的世界,很多事却偏生复杂得模糊。

——世界。

我不知道世界的概念到底是什么。魔界、灵界、人界,每一个都是一个世界,可是,现在灵界已被渊弑大人吞并,魔,不还是我的世界么?

什么都没有改变。

抑或是,其他的一切都化作尘粉,只要自己有自己的守护,那么,我的世界就不会破碎?

那——渊弑大人的世界是什么呢?或许谁都想这样问一句,攻下其他,三界合一,这才是他想要的世界吗?

——没有答案,因为不会有人去问的。再至高无上的人,所做也无非是为守护自己想一直拥有的世界,只不过是他们的意念不喜欢别人知晓罢了。——也许就是这样吧。

想起那些长者们曾讲起过去的故事。灵界的人都好可爱,好聪明。但他们却永远隐匿在他们千万年来的结界里,一群与世隔绝的人。他们说,离开三界,就可以逃脱命运的主宰。

那时自己还小,不知道所谓命运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。但是当精灵们的守护结界被渊弑大人的谋士破解以后,曾经的一个世界就轻易地消失了。

灵字抹掉,代之以魔。

只是,过去昏黄的记忆到现在没留下半点痕迹。灵界灭了,攻打灵界的士兵们也都奇怪地死了。那个身穿白袍的谋士曾经说,平行的直线相交以后,会为双方带来灾难的火花。

唉,那些人都是这样,故弄玄虚,喜欢说别人听不懂的话。

一直认为灵界的传说真的只是个玄而又玄的故事。或者一个轻易遗忘的梦。

直到那一天,听到传闻说人界的什么柳氏夫妇被大人杀死、没有血液的尸体在魔宫外停留了一天以后便灰飞烟灭时,我才隐隐发现,一个被万人所相信的世界要走入消失,会需要多少的鲜血。





那之后不时会作起一个噩梦。血色的牢房，一个面色惨白如僵尸的男人被吊在那里，走过去看他的脸，梦就碎了，只剩下血迹斑驳的记忆。当时觉得梦不可思议而恐怖，许久以后，时间磨合，渐渐也归于平淡。——只是自己吓自己，不是吗？

老人们说——唉，破魔之血的柳氏、人界最强的战士，以孤身挫败魔界抑或是牺牲，都是他们命运……

又是命运。

常常被提及的一个字眼，却不晓个中含义。

也不禁笑。孤身挫败魔界？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……那么，他们的命运就是死在魔界了。像那两个人一样。

听说最近魔宫又将有攻打人界的举动。不过，这都与我无关。

——我只是一个平庸的唤火术师，居住在庞大得茫然的世界一个角落，职责只是不停地修行魔法，直到屡赴死亡的命运。

我有朋友，一个几乎为我付出全部的人。凌馨，我，这就是我的全部世界。

她坐在我身边。

问她，“你说，命运到底是什么呢？”

风吹拂她绿色的发丝。“……这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人会知道……而你，又万不会见他。”

我笑。“是魔宫里的人么？”

她也会意而笑，笑容里写着纯洁。“你就那么不喜欢大人攻打他界么？”

急急辩解。“不是不喜欢，是不想介入……何况，我又有何德何能足以介入？”

她亦不满，“我很早以前就和你说介入魔事也并非不好。我们学习法术，如果终生得不到使用的话，又何需去学？”

“你还不只是当魔宫一个小小传话的……”

一语出，便知失言。果然见她神色黯淡，我慌忙说：“我……我不是故意……”





她不语。许久，才低声说：“……没事，没什么……”

——不该拿她的痛楚开玩笑！

凌馨本是魔界史上最强大术师凌冰的后裔，体内的水系潜力自是无与伦比，却因为我——一个不可改的火灵之体——而选择了相制的土系而修炼，只为我不会因水之环境而受到伤害！

虽如此，本性与天赋却本是难以改变，在她身边，难免压抑。可是，比起她因我而终生法力受制约，我这一点压抑又算什么？

而我竟因她法力低下而嘲笑她！

她说，三界之内，轮回之中，不可改的天命实在太多，如果我们不尽自己之力去改变，岂非永远受命运的摆布？

可是，命运又是什么？——水与火注定不容的天律吗？

“……濛月，你问我命运是什么……”忽听她的声音，忙回神听取，“或许，命运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……”

“是吗？那世界上所有不可思议的事，又都可归功于命运吗？”没有得到期待的答案，我不满地反问。

“……”她沉默。“……或许，命运就是渊弑大人永远不会放弃进攻人界的念头，就是……你你我这般平凡的人会被一同选入‘四季之光’，在满月之际人魔两界结界之力低落时被送往人界，寻找破魔之血最后一个继承人……”

错愕。

“……这就是，你这一次所传之话么？”

她点头。

风从地面卷向天空，发丝扬起而落下——乱！

我——那样平凡的唤火术师，竟会选到我？！去人界？？

——为什么是我，又凭什么选中我？！

“……这是真的吗？”一再地确认，真相前最无力的话语。

她再一次点头，不知是意料之中还是思虑之外。

难怪，她之前会重提入魔宫之事……

“……我是……？”想问，我是谁？





.....※天劫月逝※梦伤

却又发现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。

——逃避，却逃不过所谓命运的追击。灵界，当初是不是也是如此……？

“承火之力，为夏之使者，命以火之迷幻引使猎物身陷泥潭。”凌馨的声音只有平静。她……难道不曾惊讶过？

夏之使者？我？

这……可能吗？那个连魔宫什么样都记不清的一个平凡女子，夏之使者？不是在开玩笑吧？！

“这都是真的，不要再露出那么惊讶的表情了——”凌馨的微笑里带一丝戏谑，“这么多年默默无闻，正所谓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’——”

“去去去！”我搥她，“就知道笑话我！……”

——彼时的自己不知，其实是，一句话，一个命运。

就这样无意中被一句话牵动，浮萍一叶被卷入洪流。不知不觉地身陷了其中，还不知其中的滋味。

是夜。

我倚着房门口的凝叶树。

叶与树是通体银色的光辉。魔界唯一的一棵，传说中它代表着背叛与真诚。

本是相克的两物，竟结为一体。凝叶也只是个矛盾的存在吧。

手托那飘落的银色树叶，静静梳理着一天的思绪。

夜色中，幻燄浆在远方散发着通红的光辉。它们在炽热着，因为它们有冲破束缚的渴望，所以浪花总是在那里起伏，一声声，一句句，诉说着别人不懂的道理。

这里，这片天，这片地，这就是我的世界啊。最平凡最熟悉不过，每天一睁眼就身处其中，魔界的宫殿在彼方的雾气中是那样遥远而不可及。本是这样简单的生活，如今走在街上竟也会有人议论我——

夏之使者？

措手不及也只有失笑，仅仅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我的世界？笑话！

——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来不及防备便早已为洪水没顶！





——发现时,只剩泥足深陷!!

迷乱的思绪,想着想着,竟笑了。

空中有隐约声音。

心中忽地一惊。仿佛……有人在叫我的名字?

声音入心。

那声音,如映在水中的星河外的神社。仿佛近在咫尺,而伸出手去碰触,却又化做了泡影。空灵地回荡,在脑中,在心中,留下一片清波荡漾。

不知为何,仿佛能看到一对清澈的眸子,夜的颜色。静静看着我,带着一点点温柔,一点点冷漠,一点点深邃,一点点忧愁。

我寻那声望去,却只看到一抹银色的身影匆匆闪过。

目光停留在那人消失的方向。下意识地觉得,那声音仿佛曾经听过,远在前世。

谁的声音:“凝叶树再次开放,我便会履行我的承诺……”

无由地,心中一片苍茫。

手中一阵温暖的感觉,我垂首看去,却见手心上渐渐出现了一支泛着柔和的白色光晕的笛子。

不曾见过,可是——好熟悉!淡淡的温柔,微凉的漠然,似有若无却有挥之不去的一点哀伤……

不禁地脱口而出:“——你是把它还给我的吗?”

声音回响,四处激荡,还是落不到实处。

蓦地脑中出现一片美丽的花园,花瓣纷飞,落红成阵。意识模糊地痴望,沉醉于自己的幻想……何故,心竟莫名的酸痛……轻轻的回头,群花中映在眼中的那个人影,是谁……?

指尖微动,幽幽梦回。幻境破碎了,被自己。

梦不都是自己制造,自己打碎的么?梦是那样脆弱,只轻轻一碰便支离破碎,再寻不回当初的美。

思绪因此而乱。





第二天,当凌馨照例来到我房里的时候,我问起了那个银发的男人。

“那个人是冬之使者,羽朔。”她笑,“呵呵……濛月,就算你不近魔宫,也不会不知道大人的谋士吧?”

听到羽朔这个名字,心无由一颤,但很快被惊讶所掩盖——

“就是他?!”我猛然忆起——魔宫里高高在上的重臣,一袭白袍,睿智而冷峻。许久之前曾经与他唯一的一次相见,以为那超凡的气质早已深刻在脑海,不想却在不知不觉中遗忘……时间,实在是世界上最恐怖的雕塑师!

“是啊,——我就说你会知道的。”她依旧笑,和往常一样。而此时的我却觉得那仿佛也是在嘲笑我轻易地忘却。

可是……那支笛子,又是为何?

我和他……有什么关系么?唉,怎么可能?一个天上,一个地下,怎样的张望都不会入了对方的眼。

“他……很了解命运?”我迟疑着问道。有点隐隐约约的欲望,想去了解这个人。

“是啊,就连渊弑大人都比不过他的呢……”凌馨轻声说。我没有看到,那一双晶莹的绿瞳里闪过丝不易察觉的轻柔。“……我所知道命运的人,就是他。”

隐隐的吃惊。

“……你刚刚说,他是冬之使者?——纵水术师??”

“嗯,他是。高级纵水术师……可以说是出神入化的法术……”她接着说。一阵微风吹过,她浅绿色的头发随风飘动,如同波浪。“魔界中除了大人,就只有他最强了……”

难以想象。

暗想起自己可怜的、只有在水边才能勉强施展的初级水法,不禁叹天下之神异、自己之平凡……不知多少人要比我强去数倍,我只是个凡人,却一心去探索那些高不可攀的一切……何必!

“凌馨,那个人界……不去,可以吗?”我故作无意地问她。





“不可以。”回答得倒干脆，“既然已被选中，怎么可以逃避？”

“又不是我要的，既然被选非我所愿，让我如愿不参加不也算公平么？”我略略不满。“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，加入又对魔界有什么好处？纵然是潜入人界的前锋又如何？就算把手里的火焰撩得再高，也烧不到苍穹的！”

“也许你很平凡……但是，既然你是濛月，就不可以逃避。”她似是一本正经地说教。

“什么意思嘛？”不满的情绪渐渐强烈。

“大人说，这是命运的选择。”

“什么啊！命运命运，又是命运！命运就能解释一切、掌控一切？一句命运，就能把所有的不合理化作合理？那还要人自己的意志做什么？”不满愈发强烈，虽然知道这和凌馨无关，还是理所当然地把火气撒在她的身上。

“那你不相信命运么？”她忽然问了一句。

“我……”语塞。奇怪，为何本想说不信的答案，到了嘴边竟会生生止住？

我……不相信吗？

心还是有不甘，低声接了一句，“……我只是不想让一切开始……”自己心里也奇怪，如今一切本不曾拥有，为何自己会这样本能一般的抗拒着？

“命运……”凌馨若有所思，绿色的眸子望着我，静静思索，“我也说不清的……你若真的想知道答案，不如去找羽朔大人。”

羽朔？找那个高高在上的白袍谋士？

刚好，还想问他笛子之事，也许……

转念——可是，离魔宫最远的我又怎么可能见到那样的人？

那个银色的身影，高贵而冷漠……心头，莫名划过一丝异样，那么快的瞬间。

温暖的手触及肩头，“好了……别胡思乱想了，再过几日就是望月，是不是也该去准备了呢？”





……准备……

“……真的一定要去么？”绝望前最后的呼救，我真的不想去啊

……

她点了点头，轻而易举把我最后的希望打碎。

“唉……”垂头丧气，“……好吧，那说好了，到了人界可要在一起啊！”

心莫名安定了下来。怎忘了凌馨呢？她会和我在一起，我又不是一个人。

却看到她微微动容，“……会的，一定会的……”听错了吗，她的声音竟有丝颤抖？

明亮的绿色眸子，竟会有一丝哀伤？

“凌馨，你……”

不等我的疑问出口，她已离开。

绿色的身影在门口一闪即逝，世界蓦地空荡下来。

她是怎么了？我……说错了什么吗？

唉，即使不高兴一会也会好的吧……还是想着那个莫名其妙的任务要紧。

人界。从没有去过那里，也从不曾听人说起。传说中最平凡的一个世界，却要渊薮如此大费周章地去打探什么破魔之血的消息？

陌生的世界——要去融入，又不能迷失；要去警惕，还不宜为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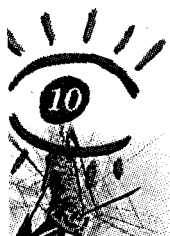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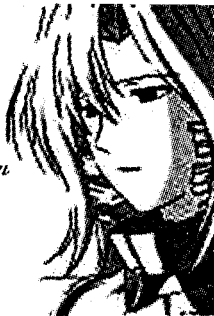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回来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？那样的事，找那个白袍的谋士倒还在理，怎么还会有我掺杂其中呢？

——本不是我所选，偏要加诸于我！

坐到桌子前，双手托着脸，看着窗外混沌的景。

窗上，映有我淡粉色的长发与琥珀色的双眼，再看远些，是那灰黄昏暗的天。以往暗红色的幻燄浆现在变得火红，红得炽热，红得激烈，红得妖媚，红得血腥。人界……数天之后向它迈出第一步的时候，是不是注定要重演曾经灵界的战役？





……真的一定要进行吗？逃避，可不可以逃得脱？

藏在世界最远的角落？

——彼时根本不曾想到，命运之间那样完美的球形，最远的逃避就是回到原点而已……

再次来到海边，已不复之前的心情。

沿着黑色的沙滩，缓缓地走着。烦乱的心情也会为这景而慢慢平静，神奇的力量。

幻燄浆。

不止一次地想，它比不上凝叶树的美，我又何苦如此地恋着这片普通的海岸。漫步其中，心思回到了前一天，铭记在心中那空荡荡的话语回荡着，在心之壁上来回碰撞，震撼，每一声心跳，都是因它而澎湃。

看着手中的笛子，一次又一次的疑惑，还是没有答案。

沙在脚下后退，岩浆夹杂在其中。以前却未发觉，在黑沙中，明亮的红色竟也是如此耀眼呢……

啊……这感觉……

猛地抬头，我的目光立即被一片白色吸引过去——是那圣洁的、银色的人影！在魔界灰暗的色调下，这抹素影是那样的不和谐，又是那样的突显，就像黑沙中的岩浆一般……

他就这样坐在沙滩上，看着海的那一边。是他，真的是他。

他在看什么？他在望什么？以一种永恒的姿态静坐在那里，是不是天崩地裂也依然不会改变？

盯着他的身形，对自己说，这一次，我要让它永恒，再也不被时间所磨蚀！每一丝银发弯曲的弧度，我都精确地刻进心中！

——为何会那样轻易地忘记，又那样想去记取？

“羽朔……？”试探的语气，轻声唤去。还是畏惧，畏惧他的高高在上，畏惧他的神圣。

他听到了。回过头，看见了我，站起身。我尚看不清他的面容，却能感觉到他的微笑，冬天微暖的一缕阳光。

